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文正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士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王璧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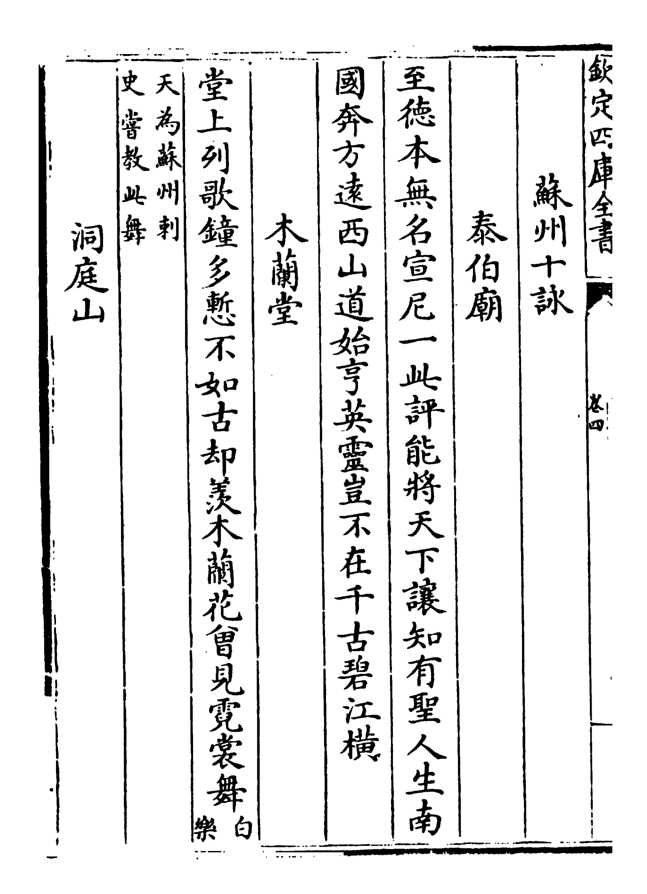
范文正集卷四

宋　范仲淹　撰

律詩

依韻酬章推官見贈

姑蘇從古號繁華却戀巖邊與水涯重入白雲尋釣瀨更隨明月宿詩家山人驚戴烏紗出溪女笑偎紅杏遮來蚕又拋泉石去茫茫榮利一吁嗟



蘇州十詠

泰伯廟

至德本無名宣尼一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碧江横

木蘭堂

堂上列歌鐘多慙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 白樂天為蘇州刺史嘗教此舞

洞庭山

吳山無此秀乘暇一遊之萬頃湖光裏千家橘熟時平看月上早遠覺烏歸遲近古誰真賞白雲應得知

虎丘山

昔見虎耽耽今為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劒静未離潭幽步蘿垂徑高禪雪閉菴吳都十萬户煙瓦亘西南

閶門

吳門聳閶闔迎送每躋攀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落鴻漁釣外斜柳别離閒白傅歸休處盤桓幾厚顔

靈巖寺 吳王之離宫也下臨太湖

古來興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煙波空去鴈吳王宫闕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唯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滿乾坤

太湖

有浪即山高無風還練静秋宵誰與期月華三萬頃

伍相廟

胥也應無憾至哉忠孝門生能酬楚怨死可報吳恩直

氣海濤在片心江月存悠悠當日者千載秪慙䰟

觀風樓

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寺煙中静紅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

南園

西施臺下見名園百草千花特地繁欲問吳王當日事後來桃李若為言

依韻奉酬晏尚書見寄

徽音來景亳盛事聳吳鄉上象三台照高文五色章純如登樂府淵若測天潢寒谷春重煦幽宮草特芳感知心似血思報鬢成霜新定慙無惠姑蘇惜未康堯湯餘水旱劉白舊風光北闕雲霓遠南園橘柚荒顧聞歌畫一敢議賦長楊碌碌嘲須解循循教弗忘跡甘榮路外情寄聖門傍幾託為魚夢江湖尚渺茫

又用前韻謝晏尚書以近著示及

祖述賢人業何因降亙鄉周公舊才美夫子近文章逸

氣彌衡斗雄源甚決潢月中靈桂老春外實芝芳遠似天無翳清如塞有霜日星圖舜禹金石頌成康謂真廟神御頌

渦曲風騷盛謂游渦之作也營丘學校光謂青社州學記也至精含也

變化大手鑿洪荒崧嶽詞欺甫甘泉價掩揚滿朝當諷誦終古豈遺忘恍若探龍際森疑履虎傍半生游此道觀海特茫茫

陳質殿丞挽歌詞

賢者逝如斯皇天豈易知衆人皆墮淚君子欲安碑幾

世傳清白滿鄉稱孝慈賢哉生令嗣遺秀在蘭芝

送僧文光

一品山前識迨迨三十春多慚畫戟裏重見白雲人

依韻酬府判龎醇之見寄

二十年前已定交而今鵬鷃各逍遥但能賈傅親前席何必蕭生意本朝直節羡君如指佞孤根憐我異淩霄淩霄花名生且有託莫將富貴移平昔彼此清心髮半凋

依韻酬吳安道學士見寄

聖君賢相正彌綸諫諍臣微敢徇身但得葵心長向日何妨鶩足未離塵豈辭雲水三千里猶濟瘡痍十萬民宴坐黃堂媿無限隴頭元是帶經人

依韻酬吳春卿二首 來章有鶴羸松冷之句因以松鶴命題以答之

鶴

華亭孤立病時身終日徘徊向海濵露掌思髙還警夜芝田音斷欲傷春千年靈氣何求藥八變竒姿已過人莫厭在陰猶寡和九臯非晚見精神

松

亭亭百尺棟梁身寂寞雲根與澗濱寒冒雪霜寧是病靜期風月不須春蕭蕭遠韻和於樂密密清陰意在人高節直心時勿伐千秋為石乃知神

應制賞花釣魚

萬彙嘉亨日皇心豫宴辰華林新濯雨靈沼正涵春帝幄紛仙藹天鈞擲錦鱗洋洋頒睿唱賡頌浹簪紳

過餘杭白塔寺

登臨江上寺遷客特依依遠水欲無際孤舟曾未歸亂峯藏好處幽鷺得閑飛多少天真趣遥心結翠微

西湖筵上贈胡侍郎

官秩文昌貴功名信史褒朝廷三老重鄉黨二疏高涯業盡圖籍子孫皆俊髦西湖天下絶今日盛遊遨

江城對月

南國風波遠東門冠蓋囘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

送向綜國博通判桂州

通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欲知明主意將慰遠人心歲計多藏藥舟行不廢琴歸書清白最寧問槖中金

芝山寺

樓殿觀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落入城來得食鵶朝聚聞經虎夜回偶臨西閣望五老夕陽開

昇上人碧雲軒

愛此詩家好幽軒絶世紛澄宵半牀月淡曉數峯雲遠意經年就微吟並舍聞只應虛靜處所得自蘭芬

郡齋即事

三出專城鬢似絲齋中蕭灑過一作勝禪師近疎歌酒緣多病不負青山賴有詩半雨黄花秋賞健一江明月夜歸遲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同年魏介之會上作

寒苦同登甲乙科天涯相對合如何心存闕下還憂畏身在樽前且笑歌閑上碧江游畫鷁醉留紅袖舞鳴鼉與君今日真良會自信麤官樂事多

依韻酬黄灝秀才

再貶鄱川信不才子規相愛勸歸來客心但感江山助天意難期日月迴白雪孤琴彌冷淡浮雲雙闕自崔嵬南方歲宴猶能樂醉盡黄花見早梅

贈鍾道士　曾舉進士

人間無復動機心掛了儒冠歲已深惟有詩家風味在一壇松月伴秋吟

道士程用之爲余傳神因題

貌古神踈畫本難因師心妙發毫端無功可上淩雲閣
留取雲山静處看
送魏介之江西提點
旌旗如火浪如鷗一路春城次第遊江上高樓欲千尺
便從今日望歸舟
遊廬山作
五老閒遊倚舳艫碧梯嵐逕好程途雲開瀑影千門掛
雨過松黄十里鋪客愛往來何所得僧言榮辱此間無

從今愈識逍遥旨一聽升沉造化鑪

瀑布

迥與衆流異發源高更孤下山猶直在到海得清無勢

鬬蛟龍惡聲吹雨雹麤晚來雲一色詩句自成圖

贈廣宣大師

憶昔同遊紫閣雲别來三十二迴春白頭相見雙林下

猶是清朝未退人

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

丹陽太守意何如先謁茅卿始下車竭節事君三黜後
収心奉道五旬初偶尋靈草逢芝圃欲扣真關借玉書
不更從人問通塞天教吏隱接山居

贈茅山張道者

有客生平愛白雲無端年老尚紅塵只應金簡名猶在
得見仙巖種玉人

京口即事

突兀立孤城詩中别有情地深江底過日大海心生廿

露樓臺古金山氣象清六朝人薄命不見此昇平

懐慶朔堂

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著成離恨只託清風管勾來拾遺勾作幹

依韻酬葉道卿中秋對月二首

天遣今宵無寸雲故開秋碧掛冰輪詩人不悔衣霑露為惜清光豈易親

孤光千里與君逢最愛無雲四望通處處樓臺競歌宴

的能愛月幾人同

贈葉少卿

退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抛舊路花月伴閑身湖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時貿見子登西掖擕孫過北隣白雲高閣曙淥水後池春樽酒呼前輩罏香扣上真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依韻答梁堅運判見寄

薮野旌旗色滿山笳吹聲功名早晚就裴度亦書生

城大順迴道中作

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見花將軍了邊事春老未還家

依韻和延安龎龍圖柳湖

種柳穿湖後延安盛可遊遠懐忘澤國真賞即瀛洲江景來秦塞風情屬庾樓劉琨增坐嘯王粲乍銷憂秀發千絲墮光揺匹練柔雙雙翔乳鷰兩兩睡馴鷗折翠贈歸客濯清招隱流宴回銀燭夜吟度玉關秋勝處千場醉勞生萬事浮王公多雅故某與龍圖公同年復為延安交政思去共

仙舟

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

優游滕太守郡枕洞庭邊幾處雲藏寺千家月在船踈鴻秋浦外長笛晚樓前旋撥醅頭酒新烹縮項鯿宦情須淡薄詩意定連緜迴是偷安地仍當飽事年只應天下樂無出日高眠豈信憂邊處干戈隔一川（時宣撫嵜嵐軍）

與張肅太博行忻代間因話江山作

數年風土塞門行説著江山意暫清求取罷兵南國去

滿樓蒼翠是平生

過長安醉别資政鄭侍郎

鄉關交復親把酒且逡巡共上青雲路相看白髮人有為須報國無事即頤神故素幾云在風音莫厭頻

依韻酬光化李簡夫屯田

老來難得舊交游莫歎樽前兩鬢秋少日苦辛名共立晚年恬退語相投龔黄政事聊牽强元白辭封且唱酬附郭田園能置否與君乘健早歸休

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

出處曾無致主功南陽為守地猶雄醉醒往日慙漁父得失今朝賀塞翁七里河邊歸帶月百花洲上嘯生風卧龍鄉曲多賢達願預逍遥九老中

依韻酬益利鈐轄馬端左藏

濫登清顯遇公朝豈有才謀可致堯拙守自慙成木强宦遊誰歎僅蓬飄醉來多謝提壺勸歸去寧煩杜宇招好樂當年閑口笑此心無事愧重霄

依韻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博

南幽日日接英標公外追隨豈待招惡勸酒時圖共醉痛羸碁處肯相饒一抛言笑如何遣頻得音書似不遥獨上西樓為君久滿城明月會雲銷

依韻酬李光化見寄

南陽偃息養衰顔天暖風和近楚關欲少禍時當止足得無權處始安閑心憐好鳥來幽院目送微雲過別山此景此情聊自慰是非何極任循環

寄安素高處士

吏隱南陽味日新幕中文雅盡交賔滿軒明月清譚夜共憶詩書萬卷人

酬李光化見寄二首

交親莫笑出麾頻不任纎機只任真遠䕶玉關猶竭力入陪金鉉敢周身素心直擬圭無玷晚節當如竹有筠

道本逍遥惟所適吾生何用蠖求伸萬里承平堯舜風使君尺素半空空庭中無事吏歸早

野外有歌民意豐石鼎鬭茶浮乳白海螺行酒灩上聲波

紅宴堂未盡嘉賓興移下秋光月色中

依韻酬李光化敘懷

列宿専城且自娛清名善最即前途江山樂國誠難會

風月詩家的不幸未必晩成輸早達好將髙笑代長吁

公餘更勵經邦業思為清朝賛禹謨

和李光化秋詠四首

曉

牆外轆轤響樓前河漢斂曙光和月色猶記早朝時

晝

日色清如照前林葉未零海東新隼至一點在青冥

晚

晚色動邊思去年猶未歸戍樓人已冷目斷望征衣

夜

春色人皆醉秋光獨不眠君看明月下何似落花前

送黃灝員外

三十餘年交舊心相逢那復議升沉罕飛塵土味誠薄達宦風波憂更深自古榮華渾一夢即時歡笑敵千金追陪未久還離索早晚軒車重見尋

和并州大資政鄭侍郎秋晚書事

太原兵重壓强吳莫對秋風憶鱠鱸萬里天聲揚紫塞十年人望在黄樞定應松柏心無改自信雲龍道不孤應笑病夫何所補獨能安坐養桑榆

和提刑趙學士探梅三絶

蕭條臈後復春前雪壓霜欺未放妍昨日倚欄枝上看似留芳意入新年

靜映寒林晚未芳人人欲看壽陽粧玉顔須傍韶春笑莫鬬嚴風與惡霜

百花爭早孰過梅天與芳時豈待催莫惜黄金置清賞隔年春色為君開

和太傅鄧公歸遊武當見寄

三提相印代天工鄧國歸來耀本封此日神仙丁令鶴

幾年霖雨武侯龍酬恩定得祠黄石談道須期會赤松莫慮故鄉陵谷變武當依舊碧重重

即席呈太傅相公

鳳池三入冠台躔致了昇平一品閒白傅歌詩傳海外晉公桃李滿人間上都雲遠經時別故國春濃幾度還太史占天應有奏壽星光彩近南山

紀送太傅相公歸關

搢紳誰敢望差肩獨向昌期協半千首會雲龍游少海

親扶日月上中天碧油兩就元戎鎮黃閣三提冢宰權

坐致唐虞成大化退居師傅養高年閉披丹訣開鑪竈

醉度清歌被管絃同牓幾人登將相滿朝今日羨神仙

松楸雞草思純孝里巷揮金過昔賢歸赴誕辰知兑說

輕安拜舞壽觴前

依韻和提刑張太傅寄梅

數枝梅寄寂寥人多謝韶華次第均穰下此花留未發

待君同賞後池春

又和賞梅

故人為使富天才相與抽毫賦早梅氣豔未勞橫玉笛風光先合倒金罍隴頭欲寄交情遠林下初逢病眼開必若和羮有遺味花王應亦命公台

依韻答王源叔憶百花洲見寄

芳洲名冠古南都最惜塵埃一點無樓閣春深來海鷰池塘人静下仙鳬花情柳意憑誰問月彩波光豈易圖漢上山公𥘉新詠許昌何必詫申湖申或作西

獻百花洲圖上陳州晏相公

穰下勝遊少此洲聊入詩百花爭窈窕一水自漣漪潔白憐翹鷺優游羨戲龜閒干紅屈曲亭宇碧參差倒影澄波底横煙落照時月明魚競躍春静柳閒垂萬竹排霜仗千荷卷翠旗菊分潭上近（菊花潭在郡之西郊因有菊門復有菊潭鎮近取菊植于洲中洲有高臺遂命之曰菊臺）梅比漢南遲（京洛而南至鄧始有梅馬梅比襄陽又晚一月）岸鷗依人喜汀鷗不我疑綵絲穿石節（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二日士女游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綵絲穿之帶以為祥）羅襪踏青期素髮頻來醉滄

浪濺去思步隨芳草逺歌逐畫船移繪寫求真賞緘藏
獻已知相君那肯愛家有鳳皇池

依韻答青州富資政見寄

樞府當年日贊襄隱然一柱在明堂親逢英主開前席
力與皇家正舊章直道豈求安富貴純誠惟欲助清光
龔黃政事追千載齊魯風謡及萬箱偉望能令中國重
奇謀曾壓北方强故人待看調元後乞取優游老洛陽

依韻答并州鄭大資政見寄

制節重并汾淹留又見春年高成國老道在樂天真風韻應如舊精明迥絶倫致君心未展寧是式微人

過陳州上晏相公

曩由清舉玉宸知今覺光榮冠一時曾入黄扉陪國論重求絳帳就師資談文講道渾無倦養浩存真絶不衰獨媿鑄顔恩未報捧觴為壽獻聲詩

和運使舍人觀潮二首

何處潮偏盛錢唐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濤頭海

浦吞來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怒戰貔貅萬疊
雲纔起千尋練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橫秋高岸驚
先裂羣源怯倒流騰凌大鯤化浩蕩六鼇遊北客觀猶
懼吳兒弄弗憂子胥忠義者無覆巨川舟
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暴
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雪山行海面
雷霆聚江心瀑布橫巨防連地震羣檝望風迎踊若蛟
龍鬬奔如雨雹驚來知千古信迴見百川平破浪功難

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憑此發威名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餘杭偶得借麾來山態雲情病眼開此樂無涯誰可共詩仙今日在蘇臺白樂天謂韋蘇州為詩仙

依韻和孫之翰對雪

江干往往臘不雪今喜紛紛纔孟冬廼知王澤寖及遠益明天意先在農有年預可慰四海大瑞且當聞九重况此湖山滿清思與君交唱若為慵

依韻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

錢唐作守不為輕況是全家住翠屏名品久參卿士月部封全屬斗牛星仁君未報頭先白故老相看眼倍青最愛湖山清絶處晚來雲破雨初停

西湖載客恣游從湖上參差半佛宫迴顧隙駒曾不息沉思樽酒可教空層臺累榭皆清曠萬户千門盡鬱葱向此行春無限樂却慙何道繼文翁

依韻答蔣密學見寄

東南爲守慰衰顔憂事渾祛樂事還鼓吹夜歸湖上月

樓臺晴望海中山奮飛每羨冥鴻遠馳騁那慙老驥閑

此日共君方偃息是非榮辱任循環

依韻和同年朱兵部王賓客交贈之什

鶴禁蘭宫達了身高居南闕重爲隣西園冠蓋時時會

北海樽罍日日親共棄榮華拋世態同歸清静復天真

一如劉白東都下更得裴公作主人

登表海樓

一帶林巒秀復奇每來凭檻即開眉好山深會詩人意留得夕陽無限時

石子澗二首

鑿開奇勝翠微間車騎笙歌暮未還彦國才如謝安石他時即此是東山

飛泉落處滿潭雷一道蒼然石壁開故老相傳應可信此山雲出雨須來

依韻答韓侍御

雖叨世契與隣藩東道瞻風御史尊鄭館昔時延下客（予執卷時即遊端公之門）于家今日見高門（端公之先君嘗作金陵獄掾）我居方面榮為懼君向臺端直且溫彼此中懷蘊金石不須銷黯動離魂

謝柳太傅惠鶴

新詩遺鶴指真經對此仙標詎敢輕萬里華亭思去伴千年遼海識歸程雞羣與處曾非辱鵬路將翔孰謂榮獨愛九皐嘹唳好聲聲天地謂之清

知府孫學士見示和終南監宫太保道懐五首因以綴篇

玉皇近侍請脩真賜得南山十里雲樽有聖賢聊自慰谷多龍虎復誰分謝家山色朝晡見陶隠松風寤寐聞萬物已齊無一事獨醒惟笑衆醺醺

要路拋來自寡尤高懐卷去白雲收玉緣祕寳須藏密蘭為奇香却在幽仙骨宜曾移靜節帝心終是竭嘉猷紅霞綠竹忘機地未免天家下詔求

漢陂高興自飄飄何必天台渡石橋潭上藥靈多餌菊
林間詩逸半書蕉勤歌蘭珮招逋隱懶事塵纓逐寀僚
容有赤松盟約在異時猨鶴不相遼
瑶壇日月静中長詩思時時逸謝塘神枕自成仙島夢
朝衣猶有御爐香三元祕篛侵星奏五嶺靈芽待雪甞
金闕九重留不住高風何處是嚴光
門外煙嵐紫閣横九衢風土更何情籬邊醉傲淵明飲
隴上歌隨桀溺耕三樂放懐千古重萬鍾回首一毫輕

鵬鷃共適逍遥理誰復人間問不平

贈方秀才 楷

高尚繼先君嵓居與俗分有泉皆漱石無地不生雲隣里多垂釣兒孫半屬文幽蘭在深處終日自清芬

依韻和麗殿院見寄

吴門歎歲減繁華蕭索專城未足誇柳色向秋迎使館水聲終夜救田車丘山在負思朝寄毫髮經心愧道家不似桐廬人事少子陵臺畔樂無涯

范文正集卷四

范文正集卷五

宋 范仲淹 撰

義

易義

乾上乾下内外中正聖人之德位乎天之時也德内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内充位于其外聖人之德居乎誠而不遷有時舍之義故曰見龍

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見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聖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時乘之義故曰飛龍在天位正於上故曰利見大人乃位乎天德於是乎位矣或者泥於六位之序止以五為君曾不思始畫八卦三陽為乾君之象也豈俟於五乎三陰為坤臣之象也豈俟於四乎震為長子豈俟重其卦而始見於長子乎明夫乾君之象既重其卦則有内外之分九二居乎内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餘爻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而言之非必

自下而上次而成之也如卦言六龍而九三不言龍而言君子蓋龍無乘剛之義則以君子言之隨義而發非必執六龍之象也故曰易無體而聖人之言豈凝滯於斯乎

咸陰進而陽降（兌陰卦艮陽卦）上下交感之時也與泰卦近焉（泰卦天地交而萬物通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然則泰卦三陰進于上三陽降于下極於交而泰矣故曰萬物通咸卦陰進而未盡達也陽降而未盡下也（下卦猶有二陰上卦猶有二陽）感而未至於泰

矣故曰萬物生而猶未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之無窮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故至騰口薄可知也

恒陽動陰順剛上柔下震陽也剛動于上巽陰也柔順于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臣處下理之常矣上陽卦天與君之道也下陰卦地與臣之道也男在外女在內義之常矣震為長男巽為長女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諸卦多以有應為吉此卦六爻皆應而爻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

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以剛柔皆應為常而不以獲應為吉是以士之常也在於己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隣天子之常也在於道不在於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為仁終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

遯陰進陽退二陰進之于内四陽退之于外柔佞入而剛正出君子遯去之時也夫柔勝於剛則小人制君子矣辱可逃乎柔未勝剛則君子辱可逺也未見制於小人焉此卦二陰

而四陽柔未勝剛小人始浸而長也君子知吉之先辨禍之萌思遠其時也可不遯乎故遯之為義尚乎遠也是以最在內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乎曰知幾其神始可與言遯也已矣

大壯剛以震而陰摧（內剛外震二陰剝焉）君子威而小人黜政令剛嚴之時也陽於陰為大也陽進陰退大者壯而小者喪矣夫雷在天上萬物以震威行天下萬邦以恐天地之壯見乎雷聖人之壯見乎威壯而不節於天下暴矣

壯其喪矣是以君子非禮弗履以保其壯也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體剛而處巽乃復獲乎貞吉餘爻皆不克全其壯也已

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坤順也離明也君子嘉遇顯進之時也夫上無文明賢斯遁矣今文明麗于上君子可不進乎其進也柔順内融内卦坤也有柔順之義則上不拒其逼矣故曰晝日三接也英華外著外卦文明有英華之德則衆不疑其行矣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蓋明出地上如日之升君子當

其象也豈復昧哉其伊尹之時歟

明夷陰上明下其義病矣火入地中其光翁矣蔽賢傷善之時也夫文明在上則賢者遂進文明在下則善人用傷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然後免於其難然則文王其不用晦乎何以嘗幽之耶文王蓋有國焉德加於人晦之難也故以文明入于難終以柔順而出矣箕子雖無政焉而最近於闇故自辱其身以晦其道然後乃免故文明在下難哉聖賢其猶病諸變斯時者惟九三

乎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歟

家人陽正於外（謂五）也陰正於內（其二）也陰陽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內卦明也）順乎其外孝悌形焉（外卦順也）禮則著而家道正孝悌形而家道成成必正也正必成也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悌大興焉何不定之有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然則正家者貴閑其初也故初九有悔閑得其道乃首得悔亡至于

九五王假有家則天下化成故勿恤而吉也

睽火炎澤潤其性不同炎從上潤從下其道違而不接物情睽異之時也陰陽不接而天地睽日月不接而晝夜睽禮義不接而男女睽君臣不接而上下睽情類不接而萬物睽夫然則天地萬物之理從何而亨乎故睽之時義不可久也必變而通之合睽以成其化天地睽也而陰陽合焉其義合晝夜睽也而日月交焉男女睽也而禮義成焉其禮合上下睽也而君臣會焉萬物睽也而情

類聚焉夫未合之時體乖志疑動虞蹇難求援而濟者也故其爻皆以有援免至于上九睽極而通則説弧遇雨羣疑亡也

蹇止於險中險難在前未可進之時也觀其名與屯卦近焉屯亦難也然則屯已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猶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惟二為王臣得位應五君在險中而與已應始可匪躬而往焉餘皆往蹇而弗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其庶幾乎

解動乎險外出險散否之時也小人為險君子乃否小人既退君子乃振故六五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是故天地否散雷雨並興聖賢否散慶施遂行武王發衆散財其有解之時也矣

損山澤通氣艮為山兌為澤其潤上行取下資上之時也夫陽實也陰虛也下卦二陽上卦二陰取陽資陰以實益虛者也虛者反實則實者反虛矣然則下者上之本本固則邦寧今務於取下乃傷其本矣危之道也損之有時

民猶說也兌為說損之無時澤將竭焉兌為澤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無他下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斯之謂歟

益剛來而助柔損有餘而補不足上卦陽多故曰有餘下卦陽少故曰不足自上惠下之時也天道下濟品物咸亨聖人下濟萬國咸寧益之為道大矣哉然則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也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斯固矣榦斯

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長矣下之益上則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則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是故木以動也上木下動涉大川而無患雷風與也上風下雷興萬物而無疆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

夬一陰處高而羣陽伐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也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道微之時法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內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時法令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內皆君子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剛

危可知矣五剛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于王庭而不忌賞罰明行之際歟舜舉八元而去四凶此其時矣

萃澤處於地兌為澤坤為地其流集矣上說下順其義親矣物情和聚之時也上以說臨下下以順奉上上下莫不聚乎天地亨而萬物以類聚大人亨而天下以義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彖言剛中而應者取其上下相應以成萃聚之義而已若夫萃天下者豈私其應哉必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故九五以大人

之位而匪孚者以其應之於一不能盡天下之誠惜哉無私則至矣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為基木始生於地中其舉逺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寳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初則大吉二則有喜三則無疑四則用亨五則貞吉惟上六極而猶升則為㝠昧若能知其消息猶可為利故曰㝠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物君子困窮之時也夫水者浸於外而後施於物令伏於其内何施之有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子困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改其説坎險也兑説也其惟君子乎能固窮而樂道哉苟不安其困欲尚口而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其困必亨故曰困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乎井木為泉之底井道治而其施外彰君子居德遷惠之時也夫井居其地而不可改其泉之出也無所不利

君子居於德而不可移其惠之遷也無所不仁唯井也施之而不窮存之而不溢惟德也常施於人而不見其虧獨善於身而不見其餘故曰井德之地不其然乎

革火水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之時也夫澤有水則得其宜今澤有火是反其常矣天下無道聖人革之以反常之權然而反常之權天下何由而從之以其內文明而外說也（內卦文明外卦兑說）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亂以天下之說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無

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聽矣其湯武之作耶苟道德不去雖湯武日生當為天下之助何反常之有焉

鼎以木順火鼎始用焉聖人開基立𦊨之時也夫天下無道聖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興制作興而立成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為義表時之新也湯武正位然後改正朔變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務其此之時歟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聖人之新為天下也夫何盛焉莫盛乎享上帝而養聖賢也享上帝而天下順養

聖賢而天下治不亦盛乎

震雷相從而興威動萬物内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懼之時也萬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焉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違則百行弗罹于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六二震來而喪貝履於危也六二乘剛夫震者長子之道也長子有威驚遠而懼邇然後能主宗廟之鬯而祭祀不輟也夫

艮山相當而各止其所内外不相與六爻皆無應上下静止之時也天地動而萬物生日月動而晝夜成聖賢動而天下亨今其止者君子理不可動之時也故此卦無元亨貞之徳者以其道不行焉然止之為道必因時而存之若夫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

漸山止生木曰益其高君子漸進之時也夫内止而不躁外巽而不争以斯而進不亦漸乎長女得位乎其外故曰女歸吉然則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氷天地不能踰而况於人乎茍内不止而躁外不巽而争則失漸之道犯時之忌豈正邦之有焉

豐文明以動無往不亨王道開泰之時也夫雷電之至隱者彰而否者亨聖賢之造困者通而幽者顯於是制乎禮以序天下之倫作乎樂以興天下之和物物昌而無不大也是以謂之豐然則日之動也（下離日也上震動也）豐于正中焉文明之動也豐于皇極焉過乎正中日斯昃矣過乎皇極文明虧矣故曰宜日中進於大而戒于盈也丕哉

旅火麗山而不久其處君子羇旅之時也君子羇旅之

時處無其位何能與物大通然則内止而不動于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旅故得小亨而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嫉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是故初瑣瑣而四不快者以其處二體之下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者以其據二體之上高而見嫉者也二懷資而五譽命者柔而不失其中者也君子旅之時也道其然乎

巽風從至而物莫之違上下皆順命令宣行之時也夫

上下弗順雖令不從今上下皆順故可申命而行事也若夫巽之為德其失也偽非君子體之則入乎柔邪之道矣觀其名雖近於謙焉然則謙之為體內剛而外柔謙卦坤外艮內坤柔而艮剛也降於禮而不降於德者也是以亨君子有終巽之為體內外皆柔可以行權未可以終義惟五以中正而志行乃得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是故謙之六爻皆無凶咎巽之六爻則美惡半矣

兌澤重潤而上下皆說君子推恩敷惠之時也夫說萬

物者莫說乎澤令復重之民說而無疆者也勸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則順乎天應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威以犯難民重其死故周文為臺而人謂神靈者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挾纊者忘其死也然則說之為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說之時必內存其剛正然後免佞之情故曰說以利貞

論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從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恭迎呂望周公握髮

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畏亂之禍哉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

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之道不可一端皐陶賛禹曰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真偽則可知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為驗禹曰何皐陶曰寛而栗性寛洪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恪亂而謹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為毅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孔

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顏淵聞一知十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子貢使於諸國而不辱君命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經緯天地曰文禮樂典章之謂也游夏能述之者也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聖人以俊乂為得不以柔訥為行如以柔訥為行而寵

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悞天下之計哉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言為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

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愼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邪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義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

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弒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奬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萬幾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

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持典禮脩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内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脩方畧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揩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此皆人臣之職不可不

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注云制之由君也）晉委三卿（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

宦官故姦雄競起以去惡為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為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絶故至祿山犯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

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曰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

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材讒嫉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

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于下而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駮司使制勅無得悞者此又推委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

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議

上攻守二策狀

臣某言竊覩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完盛絶漠風沙迷失南北餽運輜重動有鈔掠賊之巢穴負阻河外非有奇將不能遠襲至若寇常併兵來擾一路

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畧非有素定范然
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
振兵威故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
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
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煩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
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
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冀有所補而才識迂
昧終無發明今采於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望其必行

在朝廷以衆論叅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令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齎迴赴闕者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竊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徑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意據守之謀漢兵纔迴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

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選馬步一萬八千軍外蕃兵更可得七八千人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兵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已險因而增脩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名帶甲之兵熟户强壯蕃其土役昨奉朝旨令脩緣邊城寨臣以民方播事將傜官閉雜錢并勸令近上人户以顧夫錢散與助功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士翕然情願諸寨並已畢功俟城寨堅完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

全趙明以按撫之范全令為騏驥副使慶州北部廵檢趙明令為東頭供奉官柔遠寨蕃部廵檢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徳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寨八十里西南去柔遠八十里白豹西去柔遠五十里南至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髙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先者居其前王信狄青劉拯劉貽孫張建侯范全可用筞應者居其次任守信王達王遇張宗武譚嘉震王文恩王文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叅於前後張信王遇張忠郭逵張懐

實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璨劉兼濟李緯張繼勳楊麟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番部并就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徑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

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州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徑過道路已上三處内麟府一路臣不曾到彼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可見山川道路次第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為稍便臣謹議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絶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而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

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銀鞋饋輸滿道千里不絶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夸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

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賬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餘羨中糶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

相遠矣少田處許蕃部進納荒田以邊資酬獎或量給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臣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絶其好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

屈已含容不為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一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令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消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為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

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痛哀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謹議

答竊議

漢高祖以黃金四萬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陳平未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恕之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效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惜其家厚其爵禄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迴圖特免稅筭聽其召募驍

勇以為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雖朕減後宫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名對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由是邊臣悉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番夸情狀每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雄盛武功蓋世由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為一路經畧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以公用

錢廻圖管設使命將校并蕃部酋豪或贈遺官員游士
而渠堅彈奏滕使過錢十六萬貫有數萬不明及置獄
研窮纔用三千餘貫復有所歸無分毫入已是未見貪
吏之狀也宣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
蕃部等借留滕侯遮壅于道足下何得謂之豺狼主上
仁聖不深罪宗諒張亢二人仍降詔誕告邊臣依祖宗
故事使廻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内朝有此詔命
聞羣口橫議遂伏閤請加責二人以正憲律既下法寺

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坐亢罪將公用錢并酒散與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詔貸之亦難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法常害邊功令天子仁聖有西北之憂孜孜求人以捍大患帥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輔弼者固當竭力辨明恐誤朝廷機事為天下之憂豈暇私於二人哉昔匈奴辱漢使者蓋不一也唐賢使于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大名近邵良佐使于元昊迴日改官賜服色報

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搢紳無一士請行朝廷

名張子奭乘驛而至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行不懼既

不懼矣觀其辨論學術可為之使乃遣將命暨還得元

昊書疏頗順於前願去號稱臣又能減數節事體且沙

漠窮絶入不測之地既能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

資不可待以常調也戎狄素貪利未厭心兵擾絶塞此

戎狄之常態非子奭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皆

謂不能拔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乏賢及見

殊命越一等則囂然聚議以為過優何薄之甚耶

讚

楊文公寫真讚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名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薦當清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為已任由是東封西祀之儀脩史脩書之局皆歸大手為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葢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

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輔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真宗不豫中外為憂萊公將畜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

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閒弗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令覩公之真而為讚云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為之仙為之神

范文正集卷五

范文正集卷六

宋　范仲淹　撰

頌

皇儲資聖頌并序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體以言乎震則元子有主鬯之威何則體以繼明而萬邦久照威以主鬯而七廟大寧其況登監撫之期資聖神之

政者哉國家興皇統紹僊源實葉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光御人極應上真之道撫大寳之運華親肅睦美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官懋德下漢武之武而四夸懐恩於是覽神洛以朝先因心之至也啓帝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厚德於汾壤欵大道於亳宫表開聖之都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吾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默思髙

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璿樞麗正物有戴天之安金鑑凝
明人咸挹日之景若夫道德之奥仁義之醇禮樂之和
刑政之清無得名矣又盡善矣功成功矣事無事矣聖
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日羡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
眷惟元子萬邦重器道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
習惟其初左右惟其賢爾周爾召往師傅焉講善體政
欲有觀焉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
神靈幼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儲副奉見清廟載禧園

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興儼覿東朝齊立西面與夫股肱優老羽翼令人講帝皇之風參天人之理遐燭安危之轍眇窮得失之源曷嘗不力仁而民懷作德而祥降於是消息乎九範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警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而心諭此道心之微也蓋究詳於妙慮其於中外之務光大之政則賢必尚爵功必厚祿謀一令思以敷天下之祐議一賞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悵然有不

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接一士則必慊然有好直之心佞何階而進矣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奪也欲以壽養而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以安静而弗擾也期于無盜責之于衣食期于無刑求之于禮義禮義既充熟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窮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書曰朂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寧矣此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去之矣若性習左右可得而言聰哲自天誠明見

志其始也后稷玩于播殖仲尼戯于俎豆爰發五勝之辨實宣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傅居前少傅居後而能幹蠱天家代工王室美四方之事資萬幾之聖識者曰正斯嗣也明斯徳也由斯道也天意人事章章乎豈符讖而後著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相歟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于一徳昔陶唐氏之與舜也歴試諸難三十載而堯徳益明天下益治今斯時也然奚若吾君之嗣之美美君子有言曰

巍巍乎皇之有成功也哉郁郁乎嗣之有成德也哉樂
聖者係之頌云
粤自黄靈爰及炎宋巍巍天造緜緜帝統神武之祖文
明之宗元基不抜盛業來重我后御極吾民敏德盛節
交舉庶彚咸殖萬邦作孚百神受職允也時雍何哉帝
力王假有家乃建承華三善靡忒二對何嘉日光月輪
山輝海潤相見乎離蓋取諸震帝均其勤撫國監軍天
受英悟日章温文乃左乃右惟仁惟舊稼穡斯憂艱難

思究授人惟材進人惟德刑也以薄思也以直屈者其伸勞者其逸言思逆耳道務前滕玉振金相英聲茂實緜若壽域熙如春臺守之而已仁遠乎哉天業昌兮天家光兮聖有嗣兮明無疆兮皇心之寧兮黔首之康兮祖宗之靈兮子孫之長兮金石在廟兮頌聲洋洋兮

泰州張侯祠堂頌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汝頼之竒以文武事朝廷為勲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屬寇全活

甚衆撫南夸以人遠俗使北疆以尋大信光華之命所

嚮凝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

領之於茲八年公夙夜不懈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間鹽

民告困海利云剥公請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歳增課數

十萬石三郡鹽課虧者十年公訪其利害請加買直蠲積負行數事以蘇之課乃大增興杭秀

海三郡鹽場歳入課四十萬石又嘗蘇秀閒太湖漲溢

害于甫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

之北有灣數里風濤為險舟檝不利公於是開長蘆西

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河屢決阻我糧道破我農畒公於是作隄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惟兹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葺驚波荐至鹽其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脩復乃興厥功横議囂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二載之秋畢工於六載之春既而捍其大災蠲其積負朞月之內民有復諸業謝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户將歸其租者又

三千餘户海陵民因潮之患而倚閣其租者三千餘户天聖四年勅依制置司奏候堰成日定奪令漸復焉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洽于民心於是請肖公之儀以奉于祠期子孫之不忘乎秉筆者故作頌焉

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鑒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除孽代天工發海陵嗷嗷古防弗牢萬頃良膏歲凶於濤民焉呼號不粒而逃公聞憯怛乃按乃察草奏屢達狂議四遏心過金鐵對天不奪宸聽既聰宰謀既同展矣胡公

協力諧忠兵民交充興防之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矗不散山亘不斷如天作限奠萬家㕓朝以公賢兼于蕃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逋亡幾千咸復于田公義不爽欲報彌㢘建牙列壤將有攸往衆圖其象以永瞻仰列星之精列嶽之靈儀馬亭亭神馬熒熒居千百齡此邦鎮寧既寧既聚濤莫我苦比比牖户鱗鱗塲圃而翁而竪于歌于舞天子穆清諸侯經營民兮樂成㲉兮登盈作為頌聲告于神明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朝舊德右弼上賢將啟秉鈞之猷尚圖分政之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隱不及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刑萬邦道德之所興禮義之所出風化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訪膠庠躬省絃誦敦六籍以俶本發四科以彰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士為聲詩登周

名之美既而丘園初秀閥閱令嗣拳拳乞集濟濟如歸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構之將墜忽中陵之見育公特命就學果知向方豹以革而有文鴻亦漸而無咎公又嘉其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於道以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已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

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學者道之䴉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愼之哉噫子未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見其寶汨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

神悟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馬可成乎美羆騰焉可致乎夸路者也其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畝畝名不登搢紳之議目弗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列乃被巖廊之知此何遇之甚哉繄爾門之濟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清學校騰休都邑俾夫多士聳善庶邦成流格美俗於詩書被頌聲於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

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下發名於善教之始何必申繻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哉當夙夜懷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序

太清宫九詠序

譙有老子廟唐為太清宫地靈物奇觀者駭異歷代嚴護景概所存若靈溪渦河九龍井左紐再生昇天檜皆附于圖籍發乎咏歌而風人之才難其破的余友曼卿

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道之外樂乎聲詩覽靈仙之區異其八物益以宮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祕破堅發奇高凌虹蜺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為主此其辨乎矧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遠如揚子雲之緜竹王文孝之靈光孫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𢧐彼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之道則能高明果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之者得

無起歟高平范仲淹序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某典姑蘇郡一日有吳僧定惠大師宗秀者發龍山渡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政侍郎安定公本道計使太原公二書偕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送行詩請為序引以示方來爾某既不得謝乃叩其端師自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事隱于靈巖多歷年所晚歳游名公之門然亦未嘗及利天聖中大丞相東平公清河公憐其舊奏賜紫方

袍號定惠乃告歸故山又以詩寵之既而薦紳先生咸有贈章將勒堅珉期於不墜某感其說志其事且知上人之隱盛於吾儒之隱逺矣士有氣吞芝蘭才奔風雲精貫乎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教化之倫道通巖廊跡墜林壑遺没於麋鹿之羣者衆矣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令朝雍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逺皆四方之聞人奈何道未信於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旌隱志而始惜其難得

斯天下義士為之長太息矣豈知金僊之流而人懷慕謝絕堂搆長揖軒冕來則談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霞嶺嘯風林天子有賜三公有贈斯以見上人之隱盛於吾人之隱遠矣必也均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朝無負於隱君子也矧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而譎諫蓋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有二事時景祐二年五月八日尚書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范某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詩讀史詩序

公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青雲之衢徐徐如也自尚書郎領侍御史知雜事日轉戰于寵辱之場者或勝而負或殆而悲乃歎曰吾病矣不敢進寸而退尺求為會稽郡及還又請知西臺因分務於洛下朝廷高其意累遷至東宮三品悉屏去外慮於筆硯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為曰方逸我以老也數年間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爾無何先徹樂之前一日因寢覺記夢中所得詩一章名其孫景初錄焉他日士

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人之將終神鮮不瞑公於是時乃有正夢特歌周孔之仁義能久澤於吾民以公生平之心蹈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不亂矣今而後知傅説騎箕尾而為星者至精之適亦何怪哉其詩曰

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其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郘餘逸人溪齋因話照湖事逸人曰客有自江夏寄唐人許嵩所撰祖先生墓誌頗言賀監之與出而示予辭精理達徐常侍鉉為之別序既抵郡訪天長觀即賀公之舊居也歎其真堂卑陋以甚乃命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廣遊人之觀采焉時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

述夢詩序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遊甘露寺謁

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於南樓刻公本傳于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目云一品拾遺（衛公有一品集姑臧集西南備邊錄獻替錄御臣要畧伐叛志窮愁志）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竝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褚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其覩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咎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雖姦黨營陷而義不

朽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歴御史府無所畏避為執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名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刺裴劍則無狀然一戾正人其光墜地惜哉劉與柳宗元吕温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

絶韋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㑹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内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吕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書之

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馬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

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於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薦引於朝賓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畧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

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於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舁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答予即答之曰魯師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别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

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唐異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為士大夫之所尚而

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宫故諭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既沒琴不在兹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雅探幽索竒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為序焉嘻詩之為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

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
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
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
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
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
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
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
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奧講議蓋寡其或

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已之實吟咏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𠔃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懐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

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說

四德說

易有說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卦有四德曰元亨利貞雖文言具載其端後之學者或未暢其義故愚遠取諸天近取諸物復廣其說焉夫元者何也道之純者也於乾為資始於坤為發生於人為溫良為樂善為好

生於國為行慶為刑措於家為父慈為子孝為嘉穀為四靈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善之長也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於天為三辰昭會於地為萬物繁殖於人為得時茂勲於國為聖賢相遇為朝覲會同為制禮作樂為上下交泰於家為父子為夫婦為九族相睦於物為雲龍為風虎為魚水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嘉之會也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於天為膏雨於地為百川於人為薫濟於國為惠民為日中市於家為豐

財爲富其隣於物爲騶虞爲得食雖其迹異其道同統
而言之義之和也夫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於天爲行
健於地爲厚載於人爲正直爲忠毅於國爲典則爲權
衡於家爲男女正位爲長子主鬯於物爲金玉爲獬豸
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事之幹也行此四者之謂
道述此四者之謂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況於人
乎況於萬物乎故君子不去也天微四德天地不行地
微四德坤儀不寧人微四德則無令名國家無四德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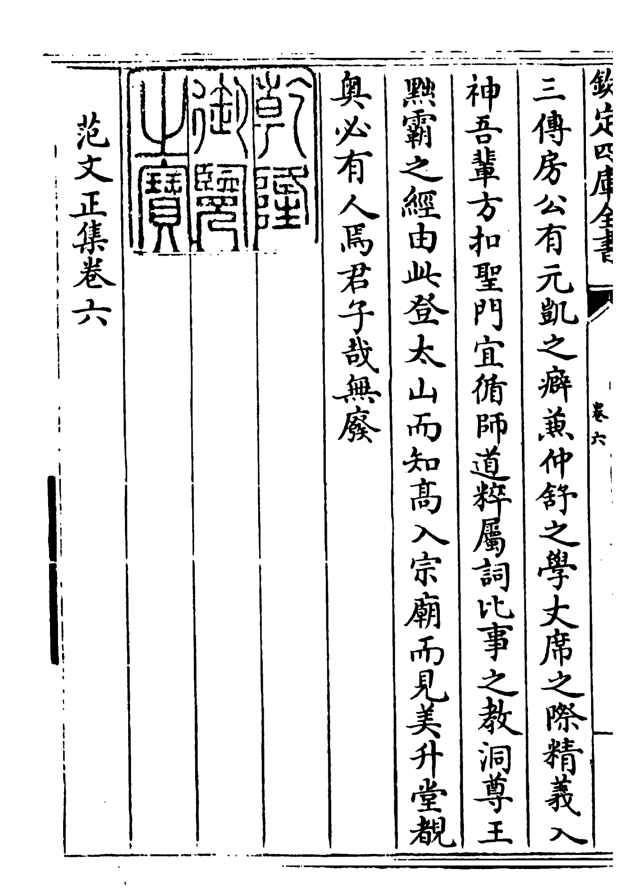
風教不倫物無四德則祥瑞不生惟乾坤之德統其四者焉餘卦則鮮克備矣惟聖人體乾而行後之希聖者亦鮮克備矣堯舜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湯武應天順人開國除亂履其亨而闡其利者也夏禹治水乾之成功幹其事者也體其元而兼其三者堯舜也歟後之人孰能生知宜乎跂踵而勤行矣處必親仁元之基也動能俟時亨之始也進思濟物利之方也守誠不同貞之道也四者未能兼行則出乎彼而入乎此出乎此而

入乎彼周旋進退不離四者之中如是則其殆庶幾乎

說春秋序

聖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閒華衮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博者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脩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

三傳房公有元凱之癖蕭仲舒之學丈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粹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覩奥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范文正集卷六